

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

火车拉来一个家

如果不是女儿没办法回老家过年，62岁的王金平不愿意来北京。

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的傍晚，G618列车从太原南站抵达北京西站，瘦瘦高高的王金平花了5分钟才从车厢里挪到出站口。

沉重的行李在身后拖拽着他，行李箱里装着羊肉、粉条、红薯，那是他为这个特殊的春节准备的味道。除此之外，在这场反向流动的春运里，他随身携带的东西还包括一张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他原本计划在小年夜前赶到北京，为了等这张报告，才不得不推迟一天。

王金平28岁的女儿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。往年，王金平都是在老家备好年货等女儿回来，但今年，听着新闻上播报的疫情防控政策，他知道女儿回不去了。他决定来北京陪她过年。（女儿）没成家，五六十岁也是小孩儿，过年肯定要跟父母过。

岁末年初，我国本土疫情多地散发。多地先后倡议春节期间就地过年。那些连接异乡与故乡的列车，闲了。有媒体报道，在北京西站，除夕夜的火车票开售当日卖出票数同比下降了95%。人们发现候车大厅异常冷清，清洁工闲了下来，周边小旅馆入住率比往年低了很多。

根据预测，今年春运期间铁路、民航进出京客运量较2020年下降43%，较2019年下降69%。那些选择就地过年的人，不必想方设法抢车票，也不必挤进人潮涌动的返乡队伍，但不得不考虑拿什么填补无法在家过年的空缺。

一位母亲给回不去家的女儿寄来50箱年货，有大白菜，也有擀面杖，并贴着手绘的春节做菜攻略。有人收到只有过年时母亲才做的豆包，以及腊月里煎好的鲫鱼、卤好的猪肉。来自物流公司的数据显示，农历腊月初八到腊月廿三期间，从小城市、乡村发往北上广深杭的包裹数同比增长20%。

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，他们的年味是跟着父母一起到达的。在火车站或机场，你很容易在出站人群中找到来大城市陪子女过年的父母。他们往往落在队伍的后面，手里提着或拖着杂七杂八的年货，比如成箱的馓子、成桶的食用油、装在透明塑料桶里的酸菜，也有人直接挑着扁担来，扁担两头挂着近百斤重的家乡农产品。

身处上海的王金平龚关，先是收到父母从成都寄来的20余斤腊货，又在2月4日迎来了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和托运的两箱年货。

从2020年年底，龚关就考虑邀请父母来上海过年，顺便玩一趟，但上海疫情反复，父母担心出行风险太高。上海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后，他和妻子响应号召，决定留下。最终，两位老人决定来沪过年。

尽管67岁的龚明患有前列腺癌，还在接受化疗，老伴儿也有基础疾病。但在这个喜欢热闹的老头儿看来，过年，家人团聚是最重要的。

此前儿子叮嘱过，让来时轻装简行，但他还是带了腊肉、腊排骨、腊猪舌头、腊牛肉。如果在成都过年，这些腊货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但他在上海吃不到家乡的味道。龚明还打算有机会自己动手做儿子最爱吃川菜 烧白。

王金平也是这么想的，他怕女儿吃不到家乡味，连山西的胡麻油都拎了来。他总觉得自己从家乡带来的年货是大城市买不到的，即便是能买到，也比老家贵，没老家的味道好。

女儿在北京西四环租了一套41平方米的一居室，离单位近，月租5000元。这房子价格高得离谱，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。年轻人（每月）挣这一万多块钱，刚够糊口。王金平告诉记者。

住在这里，他总觉得憋屈，邻居互不相识，更没有朋友可以串门，小区附近连下象棋的地方也找不到。所以这个春节他没怎么串门的计划，也不能像在老家时一样走亲访友地拜年，要么就在房间里待着，要么就在出租屋里看看书和新闻，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开销。

如果不是女儿在这儿，根本不会待在这里。这里车多人多高楼多，但你找不到人说话。王金平有时候想，这儿啥也没有，除了他女儿。

他心疼女儿。他看得出来，女儿工作、生活压力都很大。每次女儿下班回到出租屋，看上去一脸疲倦，也不怎么说话，总想躺着。王金平时常劝她出去转转，她懒得动，说想静静，每天出去上班说那么多话，回来好不容易能安静了。王金平在这里看到了女儿生活的另一面，那是在山西老家他很难够触摸到的部分。

这次来北京，他觉得女儿终于可以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，不再每日吃单位食堂或点外卖。（外卖）油大，质量没保

证，他想，自己在，至少能在女儿累的时候，给女儿做点儿花销也买不到的家乡味。

他拖来的行李里装着黄土高原上的特产，包括红皮白心的红薯、核儿大但口感酸甜的红枣、做炒菜常用的黄萝卜、黑肉多的吕梁山羊肉、土豆粉条，等等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。王金平说，没有家乡的食材你就没法做，味道就不一样。龚明临行前从家里的泡菜坛子里舀了

些泡菜水，装在矿泉水瓶子里，为防止泼洒，他用胶带缠了又缠，进行密封。为了能吃上家乡的泡菜，儿子龚关曾多次在上海尝试自制四川泡菜，但都失败了，他始终做不出老家里的味。

从2019年8月到上海后，龚关就让母亲在电话里远程指导他做泡菜，从辣椒、萝卜、生姜等原材料和泡菜坛子的选择，到整个腌制的过程，他都按照母亲教的步骤来做，但没有一次味道与记忆里的

一样。有时泡菜容易发霉，有时味道太咸或太淡。他指望父亲带来的泡菜水帮他还原那熟悉的味道。

在老家过年的时候，每次都是父母置备齐全年货，等着自己回去。这次在父母到来之前，龚关和妻子已经备好年货，把房子也彻底整理了一遍。父母其实还看重这些东西的，让他们感觉我们过得还不错，能够把自己生活照顾得挺好的，让他们放心。

龚关按往年父亲置办年货的标准买了许多东西。比如说过年他一定要有很多糖，现在谁吃糖啊，我们也不吃，他也不吃，但一定要有一大盘子。他就喜欢那种感觉。母亲喜欢吃牛肉制品，他买来牛肉干、干果等零食，红酒、白酒、黄酒也都买了。

父亲龚明很留恋以前过年的气氛，那时候，每逢除夕，家里兄弟姐妹会凑在一起，他和妻子负责做三桌饭菜，吃完后大家开始打麻将，多热闹。

置办年货时，龚关专门买了一副麻将牌。四川过年所有人都是打麻将，说实话也没有太多的交流，但是这种感觉就是家里的感觉。龚关说。

龚明知道儿子买了麻将牌后，笑了。虽然今年春节在那个7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只有4个人一起过年，但在能凑齐一桌麻将，他说除夕夜至少要打到12点。



①2月5日，李耀忠在北京站接来京过年的父母，行李里放着肘子等年货。
②2月5日，在北京站，刘国峰接来京过年的父母，父母带着泡菜和腊猪蹄。
③2月5日，吴明慧到北京站接来京过年的父母，父亲背着吉他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/摄



流调面对的是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

电话又响了。

听筒里冒出的消息很要命，是新增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例。

2021年1月，在石家庄藁城区增村镇附近的两所中学里，驻扎着300多个流行病学调查员。学校教导处改成指挥部，最里面的桌子搁着一部电话，它一响，任务就来了。

接下来的行动，要足够快。

争取尽快赶到现场，面对面提问，包括14天以来，你见过谁，去过哪儿，参加过什么活动等。这些信息会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，为寻找病毒源头和阻断病毒传播提供数据支撑。

说白了，流调就是找上家、找下家、摸清轨迹。梁震宇解释，上家是传染源，看有没有控制住，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范围，要提前采取行动，走一步看三步，下先手棋。

行动要足够快。

按照国家方案，个案调查表要尽可能于24小时内完成，这一次，藁城流调队的规定是4小时。

没吃饺子？是问去哪里买菜买肉。叔叔好喝两口儿呗？是问有没有参加村民活动。

孩子们来看您了吧？是问家庭密接。现场流调对提问者的要求很高：要熟知个案调查表的内容，并梳理成通俗易懂的问题；要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，聊天中找出危险因素暴露史和发病后的密切接触者；要思维缜密，有质疑和印证信息的能力；还要忍耐，在被调查者不配合的时候不放弃。

你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，你才能得到想要的信息；你要是把对方当成数据，你恰恰得不到想要的东西。庞丽敏说，不能说穿着这身衣服，我就能强制他，就能高高在上，我得想像我是他，得多担心，多害怕。

有时，这些提问者要察言观色，斗智斗勇，最不济的时刻还得拿传染病防治法吓唬一下。

确诊病例面对面了，但同时锁定的密切接触者多到来不及见，就一个一个地打电话。驻地中学的教室，课桌三三两两拼凑起来，桌上是电脑、文件、电话座机，桌下的地板爬满电线。

任务多的时候，流调队员要从早上7点忙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。梁震宇记得，有一部电话最先停机了，因为拔出次数太多，又没什么规律，被电信运营商误认为诈骗。

了，结果闹了个乌龙。马琳回忆，她没放弃，换了个线头，从老人请的水管工往下查，锁定了这条传染链的源头，最终完成了流调报告。如果说这个案例是很多因素凑巧了，那么还有一些，是人为的、刻意的隐瞒。

流调队曾遇上一个特别麻烦的案例，对方经营铺面，客流量大，顾客停留时间长，其中一位顾客确诊后，马琳和组员找到老板，他也确诊了，但拒绝提供任何信息，民警出面也无果。

事实上，这位老板清晰地记得，自己与确诊病例接触过。为了洗脱嫌疑，他曾在得到消息后专门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费，谎称确诊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，自己在别人店里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

与流调人员沟通的过程中，他和妻子不断交流串词，故意说错日期。最终，还是老板娘顶不住压力，提供了几位顾客联系方式，揭穿了丈夫的谎言。

他甚至编出，去哪儿吃过饭，有多少人，在角落吃，刻意离大家远一些，叙述特别完整。这些虚假信息耗费了流调人员大量的时间。

但马琳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，他会担心以后没人去店里了，会担心营业资质受影响，会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被网暴。

庞丽敏有同样的感触。在她看来，传染病患者顾虑很多，比起疫情扩散，他们更怕被人歧视和疏远，怕人追责和埋怨，怕影响生计和生活。尤其是在农村，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也不足，乡情又很重，说出密切接触者，在很多人看来带着出卖的意味。

每一次面对流调对象，庞丽敏都会先承诺保护隐私。她去年追过一条从武汉到沧州的家庭传染链，一点点挖信息。面对这个执着的女人，那家人终于放下了防备。

他们意识到，这事儿对他们家已经不太重要了，但对我，对别人来说依然很重要。她觉得很感激。

在面对过患者各式各样的恐惧、顾虑和抵触情绪后，梁震宇说，人比病人要复杂得多，流调队员面对的不是他的疾病，面对的不是病毒，而是这个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。

辅助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越来越多。手机信号追踪能还原行动轨迹、车票实名制能锁定密接者、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能确认身份，还有新开发的流调系统，一组的声音。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，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。

农村一个地方的人，叫昵称，小名的多，同名同姓的也多，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，我们追查下去，以为名字对上

首次引入了公安队伍。在藁城流调队的驻地，随时可见身着制服的民警。比起一些年轻的疾控人员，公安人员的心理素质更好，社会经验更丰富，他们能快速找到要找的人，他们的身份也是种震慑力。梁震宇说。

4

流调报告的第二站是分析组，那是一份和数据打交道的工作。

从一个感染者找到一群密接者，这会形成一个枝干。枝干多了，就需要不断分析，复盘轨迹，找到交汇点，幸运的话，有时能像一棵榕树，从无数支柱根出发，找到主干，找到真正的根，那就溯源了。

对普通人来说，排除刻意隐瞒的情况，将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来是很困难的。需要流调人员现场提示，也需要回头看，用密接者或相关病例的信息反复印证，拼凑完整的链条。

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（第七版）》对密接判定有清晰的规定，一共9种情况。但在现实的流调工作中，一些情况比较复杂，难以判定，考验水平。

比如说打车，光知道几点，但出租汽车司机的信息完全不掌握。梁震宇说，或者去了一家快餐店，但不认识坐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再比如学校里一个班级，有了一个确诊病例，是否应该全班、全校判定密接，要根据接触方式、防护情况综合判断。防控的圈画小了，有可能漏网，但圈画大了，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。

为了追求精准，流调队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小组，遇上疑难，开会讨论。

在梁震宇看来，只有1个病例的时候，可以严一点，把所有的密接者都隔离起来；但当出现10个病例时，隔离的代价就显然不同了；如果是100个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还有些密接者不是现场流调后马上能追踪到位的，特别是商场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得反复回看录像。很多信息交叉复杂，传播链条多，密接的密接还有密接，因此每一个病例都要有流调队员专门跟踪，查着查着与别人的链条有了交集，把信息传递过去接着查，最终能慢慢串起来。

因此，一份流调报告即使已经递交，依然是动态变化的。

庞丽敏通常要求自己能在24小时内完善最终的报告，因为时间太长，防控最有利时机就失去了，也就没有意义了。流调队是摸第一手资料，发现几个

密接先报过来，我们就能赶紧追踪、排查、隔离、管控，也许能及时避免一波疫情的扩散。师鉴说，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率领流调分析组，驻扎在藁城的一家酒店里。一起驻扎的还有国家专家组领衔、广东省疾控支援、石家庄市公安局参与的溯源组。

与现场流调队热闹的驻地不同，这间酒店安静极了。办公地点设在铺着地毯的大会议室，听不见脚步声和谈话声，只有键盘和鼠标按键作响。

据分析组成员、河北省疾控中心张海啸介绍，组员要分工协作，首先对所有的流调报告进行汇总、编号；接着录入数据库，提取关键信息，将文字段落表格化；然后进行数据处理，绘制病毒传播链分析图、家族聚集性病例关系图等；最后由专家汇总成综合性的日报，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。

工作量特别大。张海啸说，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流调队传来，进入精细化处理的流程。

每天，分析组把当天流调报告梳理出来，跟着病例数走，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个。通过这些报告，他们要找出特点和风险点，当天出2-3份日报，有时还得分地区写。病例少的时候，他们会进行专题分析，看流调信息是否全面、病例的影响范围等。前不久，他们又开始评估疫情再发生的风险。

驻扎藁城10多天后，当张海啸打开一份表格，输入婚宴、医院等关键词，相关的病例信息就会成组地显现出来。在另一些已经绘制完成的传播链分析图上，几代病例的感染途径清晰可见。

1月17日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庄说，这次疫情溯源可以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。

遗憾的是，因为本土病例存在时间较长，截至发稿前，河北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追溯到。记者试图采访溯源组专家，也未得到回应。

2021年2月6日0-24时，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，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2月7日，驻扎在藁城的疾控流调队正式撤离，接下来的工作由藁城区疾控中心接管。

张海啸所在的分析组还没撤，他们要完成城区的消杀工作，还要参与总结和汇报。

这个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称特别理性，她的日常敌人包括霍乱菌、炭疽菌等。但她也有特别感性的时刻。半个月前的一天，她收到一份流调报告，尽管没有面对面，但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那是一名中学生，父母离世了，和祖母生活在一起，而祖母刚刚确诊罹患肝癌。

那一刻，张海啸更确定了，她面对的，从来都不只是数据。

（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、实习生文露敬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
快！

1月2日，河北医大二院确诊一例新冠肺炎患者。

石家庄疾控中心副主任梁震宇立即赶到医院，调出监控视频，排查那位患者确诊前接触过的人，包括家属、医生、同在急诊科的其他患者，甚至还有清洁工和一个她问路的人。

患者来自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村，初步锁定的密切接触者超过了200人。

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记得，2日当晚，小果庄村已经紧急封村，针对附近区域居民的核酸检测，出现了多个阳性结果。

事态严重了。师鉴说，信息被迅速上报，3日早晨，国家专家组已经抵达石家庄。

3日这天，河北省沧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丽敏感到：我们可能要做去石家庄支援的准备了。

那可是本土病例，存在了一段时间，不知扩散到什么程度。她回忆，自己当时甚至盘算了一下，如果出发，带谁走。

第二天晚上11点，沧州疾控接到通知，24名市、县疾控人员组成的流行病学调查队连夜出发，庞丽敏担任队长。她带上了老人儿，也带上了新手。

演练100次，只要有那个演，就比不上一次实战。她说。

与此同时，保定、邯郸、唐山、衡水、承德、秦皇岛都组建了流调队赶往石家庄。

5日凌晨，流调队员不断抵达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中心小学，这里是疫情的焰心，距离小果庄村1公里。单日确诊病例还在增加，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。

流调是份苦差事。正如每一期新学员培训都会听到：升官发财请走别路，贪生怕死莫入此门。

接到新增阳性病例报告，流调人员要

说白的话，流调就是找上家、找下家、摸清轨迹。梁震宇解释，上家是传染源，看有没有控制住，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范围，要提前采取行动，走一步看三步，下先手棋。

行动要足够快。

按照国家方案，个案调查表要尽可能于24小时内完成，这一次，藁城流调队的规定是4小时。

那台要命的电话，最多时一天带来100多个流调任务。

说真的，很恐惧。梁震宇说，石家庄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，得赶紧弄。

流调人员像一群织安全网的人，编织起来的信息越准确，脉络越分明，病毒就越难通行，防住了，我也许能回家过年。

1月18日中午，即将执行任务的马琳把女同事的碎发小心拢起，一点点塞进防护帽里。拉上防护服拉链后，她又从下往上检查了一遍。

忍着点儿疼。她用力捏住同事口罩上的密封条。最后，她给每一副护目镜上的松紧带打结，防止它们忽然翻开。

冲的时候要勇敢，但不能不讲科学。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藁城流调队的队员说。

出一次现场，组员的配置通常是一个提问者，一个记录者，一名公安人员，一名负责全员消杀的安全员。

医院一般是疫情的最末端，而我们是前哨。在前往隔离点的路上，马琳解释，医院知道面对的是确诊病例，但我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，风险更大，更要注意防护。

面包车停在藁城区一家快捷酒店门前，马琳再次确认了所有装备，包括用来记录的文具、手消酒精和垃圾袋。她戴上第二层手套，检查了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腕，确认防护服的袖子都紧紧掖在手套里。

真到了打硬仗时，气氛又要轻松。到病例所在的房间门口，马琳敲门，热情地打招呼。她保持着不算太远的距离，身体前倾，像晚辈探亲般地询问：阿姨，您元旦过得好吗？

她的问题是裹着花棉袄的导弹，看似家常，实则有着精确的目标。

与此前不同，河北省遭遇的这轮疫情，核心在农村。

小果庄村地处三县交界处，年底村民活动频繁，基层公共卫生脆弱的防线很快被病毒击穿。村民年龄偏大，爱串门，不习惯戴口罩，总体的文化水平有限。一旦出现本土病例，疫情极易扩散。

预防失效后，流调的难度也大。

有一次，马琳接到一个确诊病例，是位70多岁的老人，电话打过去，对方说藁城方言，她听不太懂。她想视频面对面一下，对方用的是老人机，实现不了。再打过去，电话关机了，扯着嗓子喊，满屋子都是一组的声音。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，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。

农村一个地方的人，叫昵称，小名的多，同名同姓的也多，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，我们追查下去，以为名字对上

了，结果闹了个乌龙。马琳回忆，她没放弃，换了个线头，从老人请的水管工往下查，锁定了这条传染链的源头，最终完成了流调报告。如果说这个案例是很多因素凑巧了，那么还有一些，是人为的、刻意的隐瞒。

流调队曾遇上一个特别麻烦的案例，对方经营铺面，客流量大，顾客停留时间长，其中一位顾客确诊后，马琳和组员找到老板，他也确诊了，但拒绝提供任何信息，民警出面也无果。

事实上，这位老板清晰地记得，自己与确诊病例接触过。为了洗脱嫌疑，他曾在得到消息后专门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费，谎称确诊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，自己在别人店里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

与流调人员沟通的过程中，他和妻子不断交流串词，故意说错日期。最终，还是老板娘顶不住压力，提供了几位顾客联系方式，揭穿了丈夫的谎言。

他甚至编出，去哪儿吃过饭，有多少人，在角落吃，刻意离大家远一些，叙述特别完整。这些虚假信息耗费了流调人员大量的时间。

但马琳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，他会担心以后没人去店里了，会担心营业资质受影响，会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被网暴。

庞丽敏有同样的感触。在她看来，传染病患者顾虑很多，比起疫情扩散，他们更怕被人歧视和疏远，怕人追责和埋怨，怕影响生计和生活。尤其是在农村，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也不足，乡情又很重，说出密切接触者，在很多人看来带着出卖的意味。

每一次面对流调对象，庞丽敏都会先承诺保护隐私。她去年追过一条从武汉到沧州的家庭传染链，一点点挖信息。面对这个执着的女人，那家人终于放下了防备。

他们意识到，这事儿对他们家已经不太重要了，但对我，对别人来说依然很重要。她觉得很感激。

在面对过患者各式各样的恐惧、顾虑和抵触情绪后，梁震宇说，人比病人要复杂得多，流调队员面对的不是他的疾病，面对的不是病毒，而是这个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。

辅助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越来越多。手机信号追踪能还原行动轨迹、车票实名制能锁定密接者、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能确认身份，还有新开发的流调系统，一组的声音。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，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。

农村一个地方的人，叫昵称，小名的多，同名同姓的也多，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，我们追查下去，以为名字对上

首次引入了公安队伍。在藁城流调队的驻地，随时可见身着制服的民警。比起一些年轻的疾控人员，公安人员的心理素质更好，社会经验更丰富，他们能快速找到要找的人，他们的身份也是种震慑力。梁震宇说。

4

流调报告的第二站是分析组，那是一份和数据打交道的工作。

从一个感染者找到一群密接者，这会形成一个枝干。枝干多了，就需要不断分析，复盘轨迹，找到交汇点，幸运的话，有时能像一棵榕树，从无数支柱根出发，找到主干，找到真正的根，那就溯源了。

对普通人来说，排除刻意隐瞒的情况，将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来是很困难的。需要流调人员现场提示，也需要回头看，用密接者或相关病例的信息反复印证，拼凑完整的链条。

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（第七版）》对密接判定有清晰的规定，一共9种情况。但在现实的流调工作中，一些情况比较复杂，难以判定，考验水平。

比如说打车，光知道几点，但出租汽车司机的信息完全不掌握。梁震宇说，或者去了一家快餐店，但不认识坐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再比如学校里一个班级，有了一个确诊病例，是否应该全班、全校判定密接，要根据接触方式、防护情况综合判断。防控的圈画小了，有可能漏网，但圈画大了，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。

为了追求精准，流调队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小组，遇上疑难，开会讨论。

在梁震宇看来，只有1个病例的时候，可以严一点，把所有的密接者都隔离起来；但当出现10个病例时，隔离的代价就显然不同了；如果是100个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还有些密接者不是现场流调后马上能追踪到位的，特别是商场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得反复回看录像。很多信息交叉复杂，传播链条多，密接的密接还有密接，因此每一个病例都要有流调队员专门跟踪，查着查着与别人的链条有了交集，把信息传递过去接着查，最终能慢慢串起来。

因此，一份流调报告即使已经递交，依然是动态变化的。

庞丽敏通常要求自己能在24小时内完善最终的报告，因为时间太长，防控最有利时机就失去了，也就没有意义了。流调队是摸第一手资料，发现几个

密接先报过来，我们就能赶紧追踪、排查、隔离、管控，也许能及时避免一波疫情的扩散。师鉴说，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率领流调分析组，驻扎在藁城的一家酒店里。一起驻扎的还有国家专家组领衔、广东省疾控支援、石家庄市公安局参与的溯源组。

与现场流调队热闹的驻地不同，这间酒店安静极了。办公地点设在铺着地毯的大会议室，听不见脚步声和谈话声，只有键盘和鼠标按键作响。

据分析组成员、河北省疾控中心张海啸介绍，组员要分工协作，首先对所有的流调报告进行汇总、编号；接着录入数据库，提取关键信息，将文字段落表格化；然后进行数据处理，绘制病毒传播链分析图、家族聚集性病例关系图等；最后由专家汇总成综合性的日报，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。

工作量特别大。张海啸说，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流调队传来，进入精细化处理的流程。

每天，分析组把当天流调报告梳理出来，跟着病例数走，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个。通过这些报告，他们要找出特点和风险点，当天出2-3份日报，有时还得分地区写。病例少的时候，他们会进行专题分析，看流调信息是否全面、病例的影响范围等。前不久，他们又开始评估疫情再发生的风险。

驻扎藁城10多天后，当张海啸打开一份表格，输入婚宴、医院等关键词，相关的病例信息就会成组地显现出来。在另一些已经绘制完成的传播链分析图上，几代病例的感染途径清晰可见。

1月17日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庄说，这次疫情溯源可以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。

遗憾的是，因为本土病例存在时间较长，截至发稿前，河北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追溯到。记者试图采访溯源组专家，也未得到回应。

2021年2月6日0-24时，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，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2月7日，驻扎在藁城的疾控流调队正式撤离，接下来的工作由藁城区疾控中心接管。

张海啸所在的分析组还没撤，他们要完成城区的消杀工作，还要参与总结和汇报。

这个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称特别理性，她的日常敌人包括霍乱菌、炭疽菌等。但她也有特别感性的时刻。半个月前的一天，她收到一份流调报告，尽管没有面对面，但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那是一名中学生，父母离世了，和祖母生活在一起，而祖母刚刚确诊罹患肝癌。

那一刻，张海啸更确定了，她面对的，从来都不只是数据。

（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、实习生文露敬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